此木軒雜著

此木軒雜著卷二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杜昌意防如　姚鴻煦岩亭　校字

論古

古奇偉杰出之士若魯仲連四皓張良諸葛亮之徒各行其志厲其氣以成功名皆非有意爲儒者之學也要之於道各有所當而已彼其所是不期於世人之共是其所非不期於世人之共非也則雖有聖人者以其平粹正中之說諄諄誨諭於其側固有不能從者矣後之君子乃欲以儒者之道權衡而高下之

其不合者固多矣其見爲合者亦殆所謂暗合耳而非是人所屑意也譬如制科以待應舉之士也其無意於應舉者著文章以自娛或工或拙於有司之尺度何知焉而斤斤然繩之曰某某幾是矣某某未也品第雖當不謂之強爲品第則不可何者吾所與所不與者都非其所求故也夫唯知其本非應舉之士而曠曠然舍吾之成見以觀之而後其情可得也

高鳳

高鳳不知漂麥或評之曰必無是理愚初不得其說此有何可疑邪既而得之彼蓋以爲鳳露處誦經耳

不知鳳爾時原在屋梁之下麥特曬在庭前雨過而不知此悅學者之恆事史家聊爾載之不意愚人妄相駮難也自不曉事而輕訾昔言此前輩之大失後人不可復蹈之也

掘錢

魏劉類者爲宏農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蓋古時瘞錢地中者多後世送死以紙錢代之葬埋不復瘞錢恐掘得者少矣然地中無可掘而括之地上是以民生窮蹙甚於古時噫如劉類者可使之一日居民上哉

君子小人相似

王溫舒居他官惛惛不辦至於中尉則心開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如癡醉無所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二人者一爲酷吏一爲姦相皆古今之極惡其精志凝壹觸事而發才力猛銳不可禁制諺所謂爬著癢處者疑天實縱之也而明皇時有拾遺張方回者精神不爽時呼爲癡漢于每朝政有失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此與林甫輩誠若冰炭不相入矣然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與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一何其相似之甚也舜之居山中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赴之若決江河度其他耳目之所接不善者至多而舜若弗聞見也其亦有所謂惛然如凝醉然者與彼其氣貌不同其所以然者一也是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用之爲惡則如王溫舒如李林甫用之爲善則如張方回充極之以至於舜亦率是道也若其浮游散亂而都無所用者則終其身鄉里庸碌之人而已豈不然哉

趙太后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納吳娃孟姚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二十七年王自號主父

傳國孟姚子何是爲惠文王惠文四年前太子安陽君章作亂公子成李兌殺章遂圍主父餓死沙邱宫惠文立三十三年卒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元年太后用事使其少子長安君質於齊明年惠文后卒韓女蓋太子章之母史不詳其卒於何年武靈以吳娃爲正室其卒也謚曰惠后史公所云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者謂在傳何之後娃死既久愛乃漸弛非娃死愛便弛也孝成嗣位太后從左師觸龍言以長安君質於齊太后者惠文王之后即卒於孝成二年者是也史記雖有詳略是固無可疑者而

司馬貞索隱乃以武靈二十五年卒之惠后爲故太子章母以觸龍進見之太后爲吳娃而卒於孝成之二年反以娃死子何寵衰爲太史公之誤其說云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孝成初在六十左側得稱老矣束晳言太后裁三十有奇者誤也是蓋徒以太后衰病之狀非六十餘歲人不得言之故斷屬之娃而不顧史記之明文不容有此舛戾也則愚得請而解之惠文之夫人既稱太后雖年止三十有奇自稱老婦何害恃輦而行恃粥以養豈須遲莫乃當有此中年疾恙蓋亦如然況趙代之地女子十二三形質壯佼

便如成人到三四十體氣衰羸事理所有不足獻疑此之不了而以既死之吳娃當之誣良史而惑後生亦可歎也

五數

天地萬物之用五而已矣數至於五而備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則是以一合五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只是以二合五也餘莫不然是則六七八九十從一二三四五生亦兩其五而已矣元人記眞臘風土云彼國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

般十爲答十之爲答也蓋不得兩呼字監耳其曰字監梅者非五一之謂乎字監別者非五二之謂乎餘亦然矣舍一二三四五卽無以爲六七八九十也故數至於五而備矣其義不益顯乎斯蓋自然而出於此不知其所以然也又云彼國語多以下字在上推此而言則五一者一五也五二者二五也其意又如此也

太息

凡苟簡卑鄙之事不欲行之則已誠欲行則必有苟簡卑鄙之人起而應之其智適足以謀其材適足以

任也不得其人則事不集功不成而一時且羣以爲患士之光偉正直者既不肯俯而就我其略無智與材者則或瞠視不出一言袖手而不知所措故夫苟簡卑鄙之人由當時而論之亦誠有不可少者而所謂光偉正直之士反以爲木彊而無能迂闊而無濟於世亦勢之宜然也自朝廷以至一鄉一邑其人顯者爲名公卿細或僅等於蟣蝨觀其所就略同一揆吾嘗深念其故爲歎息者久之

爲師

人之患莫大乎恥所不知而緣飾傅會以自炫其多

知也爲學則病已教人則病人南唐張夢孫爲諸生講禮至疑義輒斂袵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賢哉夢孫與漢申公正同孔子稱溫故知新可爲人師然人之知識故自有限苟能闕其所疑不以臆測私智誣惑後生者抑亦可以爲師矣

心志

諸葛武侯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也韓魏公亦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

遂輟不為哉二公皆所謂命世傑出非常之才也其所以能任重致遠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無他焉心一則膽堅志專則力奮如是而已魏公有定社稷之功而武侯不能復中原尺寸地此其存乎天者而人力有不與焉假令武侯幸而不死克奏討賊之效魏公不幸受小人中傷輕乃黨譎斥辱皆事理之所有要之其成也無所期必其敗也無所顧慮二公之心之志一而已矣身之死生家之存亡曾無毫毛介乎其間而況於小小利害乎或曰大臣一身與國為體且如身存則天下蒙其福身死而天下罹

其殃則夫計一身之利害者亦有所不容廢也如之何曰固然然此正所以爲公而非所以爲私正所以爲心之一志之專而非所以爲雜爲二爲眩亂回惑也自古無必成之功無必免之禍世徒見古之人功成而無禍則以爲逆計其必然而後行之此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宜其身臨利害之際則不勝囁嚅其言前却其行而其終至於無一事之可爲也

段氏臣高氏

大理段氏立國最長久有忠順不二心之臣高氏者

其勳烈之盛名義之美雖華夏數千年間求其無愧乎彼者殆未易一遇也吾覽載記深歎異焉故述而論之楊義貞者弒其主連義而自立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滅之而立連義從子壽輝壽輝傳正明國人以高氏有大功奉昇太爲主正明避位爲僧段氏避位爲僧者凡五主蓋其國俗如此昇太臨卒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受之今其子已長可還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段氏中絕復興而高氏世爲國相賞罰政令皆由之出國人號爲高國主正淳傳

六世曰祥與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死祥與子與智滅於元高太祥被禽不屈斬五華樓下時白日正午忽雲起雷震段氏自有國以來篡賊之臣是非一姓而高氏父子祖孫其君臣之際可不謂難哉智昇父子討賊復國此與夏臣靡何異昇太雖暫居南面而不貪爲寶臨沒之命誠心著焉然苟非太明之善繼則夫以遜讓而啓無窮之禍者豈少也哉是則太明之賢尤加於人一等也而乃世世執國柄政由甯氏其主不以爲嫌及乎天兵壓境國祚告終而伏節死義仍出於世臣之家嗚呼豈不偉哉夫僻陋之邦而其事

有若此者此孔子所以歎不如諸夏之亡也與

讖緯

後魏孝文詔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按秦政焚燬聖籍經典雖小殘缺不害為日星炳然終古常新而讖緯之書今已無復有存固由世主禁絕亦以矯偽之術不能久留於後故也然漢武表章六經厥功偉已而崇正闢邪魏帝之識超前代尤可尚云

越句踐

由漢已來艱難締構之主雄猜多忌誅戮故舊勛臣不思大德脩小郄至明祖而極考之前代則越句踐其作俑者也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事亦類之而史不詳然觀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似是古語而蠡引之則又似不始於句踐蓋人心險於山川有出乎情理之外而其勢必至乎此若寒暑晝夜之相循環者莫能詳其所由來也嗚呼此陸通莊周之徒所以遯世而不悔也

陶侃母

史稱陶侃母湛氏髮委地下爲二髲賣得數斛米設

精食待客僕從俱無乏湛髮雖極豐美而二髮何以得易米如此之多也（斛今十斗也）吾意爾時婦女競尚脩飾務於華侈不惜重費買之故髮價貴且易售邪不然則恐傳聞之辭不能無少過矣

尊聖

秦用李斯言焚燒孔子之六經以吏爲師天下謂之暴秦自漢已來無不知尊孔子者然秦乃明禁而明絕之至於後世陽尊而陰違之者多矣尊之愈至違之亦愈深大約利歸於上害切於民者雖累數十百年困弊已極終不肯變此孔子之所大戚也則亦奚

貴於表章其書尊尙其道哉謀國者誠如李斯之得
罪萬世則亟當以是而告吾君務以實心而行實政
然後可以爲孔子之徒也

與善

論語云樂道人之善愚以爲善一也其人與事隱約
不顯暴於世而實足以厚風俗感人心者尤不能不
亟表揚之又其人無他美行甚者爲衆所憎疾而一
節可稱卽忘其諸餘而樂道之士君子之用心固當
如是也

歸熙甫二則

歸熙甫既歿其長子裒輯遺文妄加竄易賈人翁某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為文祭熙甫具言所夢夫長子者豈無人心而忍改其父之文哉蓋以熙甫所作或觸牾鄉里貴人不宜於時故也熙甫一生崛強不肯媕婀作媚世語既死而精爽不泯託夢賈人警寤愚子固其宜也齊太史晉董狐古之人以簡牘為職業者其志節乃如是區區流俗之愛憎譽毀益無足道矣惜乎近世之君子識趣若熙甫子者多也

熙甫云予每北上常倏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

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愚謂與俗人處亦自有道豈能悉絕之也熙甫於此亦稍過矣與世寡諧鄉人嫉之如仇蹭蹬偃蹇不至大官有以也然此乃熙甫之所以爲熙甫其學行文章與施之政事卓然不苟同於流俗者皆是物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熙甫殆庶幾焉嗚呼豈易及哉

發憤

夫有道之士在困阨貞處閒常泰蓋以和易爲心以寬恕待物吐音成文此德眞玉所謂仁誼之其言藹如也然人心不能無不平則發憤之辭因事而作

亦昔賢所不禁也藁籍異氣何以辨諸大約憫時悼世悱惻可思者斯君子之文也其茁於怨尤之私動於忮害之意言高而趣卑貌貞而情詭者斯小人之作也夫觀古者所以自鑑也務希風於太上非苟愼於筆端觜睫之喻可無思乎

嵇阮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使世人疾之如仇嗣宗何樂而爲此哉蓋發於中心心有喜怒而眼爲之形阮誠不奈此兩眼何必也變其心志則青白可混然矣然固必不能也猶以昏酣無臧否獲全吁亦岌岌矣至嵇

寂夜則云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是又欲爲嗣宗而不能者故曰龍性誰能馴要之二人者其趣一也不當以優劣論

騎馬

袁中郎曰少年學騎馬有敎余攀鬣躡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四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此木生曰余昔年借計車時時乘騾騾或奔放疾走但注目十里許外一心欲至其處覺騾行緩不如人意遂無復顚墜之患自謂獨得之不意昔人之言有若符契也頗疑此

法特爲書生怯懦者設健兒定無事乎此雖然巧者廼習者之門也其亦未可廢乎

人輿

夫乘輿者有肢體不自舉而待人以舉彼舁輿於肩者不唯自行而舁一安坐之人以行或紆或疾或欹或傾則訶斥及之以爲不中而易焉其爲不均亦太甚矣顧舉世無怪焉者豈不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義故有取與抑彼之勞力者誠小人矣而此之軒軒然安坐乎其上者果君子而勞心與其無乃市儈之器而厮役之材豐於命而嗇於德盜思奪之而倖

以免者與

曾參殺人

曾參殺人三告之而其母爲之投杼此其可以警世者有二義焉人唯不知其賢則已誠知之雖流言日百至若弗聞也何有於三告乎雖然人之信曾參者固當如是若夫曾參之所以自爲者則必兢兢然虩虩然常有一旦至於殺人之懼而懲忿窒慾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其所以爲曾參之道也誠以人心惟危罔念作狂世有必不殺人之曾參無必不可以殺人之曾參也不然其母曷爲而投杼乎

季漢書

三國以蜀爲正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大義今已無復異論然其實只是一隅政教號令出於魏氏者不翅過半有將承祚志改作季漢書者義非不正而尾大於身不相管攝若之何其可爲也後有作者合班范陳所作爲一書以蜀系統而二僭國附之義例體裁似爲兩得蓋蜀小不能相君臣者其勢然也臨之以高光二祖則莫之抗矣

封建

語曰積重之勢難反也豈不然哉古先聖王立法定

制雖經後人革易而其遺意淪入人心結爲風俗有不能遽滅者必更歷數十世漸靡銷鑠然後泯然無復遺餘以一事言之秦并六王廢封建爲郡縣天下一君其後因革不常而三代之制卒不可復不知封建雖廢而郡國之間所以君其土臣其人者由漢已下閱千餘年所謂封建之意未嘗不存也刺史令長得專殺生祠屬吏部民君臣之分至重至深以死殉義者多有此與三代時各事其諸侯者何異直至宋有天下然後此意乃無復存耳今世官其土者去留若傳舍其吏民視之若路人有不能舉其姓氏者欲

使風氣如宋已前不可復得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古今之變可考而知者也

平心

歐陽原功云六一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愚竊謂此兩字最難亦正是歐公所不足蓋其讀古聖賢之書自覺氣象有不相似者誠由好勝自賢之心潛伏於中爲之深病爾古之人學問文章至晚而益進者以其能自知病處而用力以去之也愚觀歐公之文舒徐和易誠若原功所言然而所謂險勁峭厲者即歐公已自不免比於孟韓則可見矣

豈非其壯年盛氣發之過當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與是故文辭末也心術本也治其本則末自從此養氣之說爲學之至要非特爲文章而已

夫平心之難也豈不以好勝自賢之心潛伏於中是非可否之際持之過堅爭之過力知佞邪㝵人之可憎嫉而所以憎嫉之者不能無出於意計之私與若此之類必去之務盡而後其心如權衡然因物之貿而爲之低卬非有所私喜怒於其間也然論其極則非聖人不能盡也蓋昔者季子然問由與求可以爲大臣與而子曰吾以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聖人

辭氣未有若是之憤激者然由季氏僭竊日久其子弟至欲以陪隸當輔弼之名有無君之大惡故應之宜如是是不平之甚者乃所以爲至平者也及康子問由賜求三子可使之從政與有重視從政輕量吾徒之意故應之曰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者易言之也比於答子然之問則有間矣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則對以不知俟其再問而後謹告之以治賦之能於求赤亦然比於答康子之問則又有間矣學者於此數處熟察其所以然可以得平心之說矣蓋皆因物之質以爲低卬而無毫髮之差無私不足言也顏淵

之克己不遷怒盖庶幾焉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迹已著是其中猶有未化者存也故曰論其極則非聖人不能盡也

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載公孫宏數諫武帝微行弗從語其子欲效史魚尸諫因自殺帝聞而悲之自爲誄按史遷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宏與遷生同時使宏誠有此遷宜知之曷爲削而弗述乎是知宏初無自殺之事好事者爲之也以宏之曲學阿世見惡於轅固汲黯諸人顧有增飾其美如此書所云者又何邪吾意

宏爲相脫粟布被以奉祿給賓客士以此賢之相與感其德而稱頌其忠諫之事飾爲此說流傳於後如淮南王本以反誅而世多傳其仙去亦此類也班氏既述此事不入之本傳而但襲史遷之舊此理之必不然者其爲假託明矣

蘇武

蘇武使虜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時霍光柄政上官桀安與光爭權令燕王上書訟武冤及安等謀反武子元與安有謀坐死世皆以蘇武忠節古今所希有其還自匈奴不

棠通侯之賞至爲寃屈謂霍光逞私害忠賢有夷滅之道其實不然光之可論者武之子雖與反謀或當以武故告於上而特赦之使無胡婦兒則武竟絕後矣然廷尉至請逮捕武而光特爲寢其奏僅免武官則光固心重武甚其子被誅盡當時法嚴度外之事非所望於光也至授武典屬國所以風示遠人而官秩亦不爲卑通侯之賞格以漢法亦不得行頗有綴文之士太息憤懣於武之不得封侯爲三公後來作者如響應聲了不致思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世說

生性最嬾每亂抽書帙觀之正得世說新語閱三四則不覺令人起厭豈以其熟爛故邪如馬班書雖極熟處要不令人厭也不知衆情皆爾爲是鄙性特然今後有好友過我當舉此問之

封禪

司馬相如病將終遺一卷書勸武帝行封禪事世皆以導人主侈心爲相如罪原夫相如之爲此豈尙覬身後恩澤甘蹈逢君之惡遺萬世之口實哉亦欲使其主追蹤三五休光美實炤燿史冊以効其區區之忠愛云爾其後明帝論之以爲忠臣之效賢於史遷

甚遠自漢已來君臣所見皆然雖唐之大儒猶不以封禪爲非於相如無責也夫忠固有大小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知忠而不知所以忠者不免阿諛之譏勸百諷一君子以爲類俳優況徒有勸而無一諷者其自處居何等哉

禦凶

遼食貨志引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爲國乎此經國之至論周禮所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者是也一夫足以勝時災者在勤手足

之力豫旱潦之備使地利所出苟足以贍朝夕而已若多蓄財貨結怨鄉里人饑且死而獨豐饒佚樂終其身者固理勢之所無也彼爲此者非特不仁抑亦不智甚矣故遇大凶大災則所謂不能殺者又在於能散以銷厚藏之咎且轉禍而爲福也推此以論爲國何莫不由斯道乎

遼史之言

遼志有曰三皇五帝寬柔之化澤及漢唐好生惡殺習於性成雖五代極亂習於戰鬬者財幾人耳懿哉斯言前代史家所未有也中庸言至誠無息其功業

之盛至於配天地之無疆疑其不能無過不知自唐
虞迄周休養保愛經嬴政之暴而不數十年驅除蕩
滌海內復睹善人之化其後仁明之主亦間出不絕
此則堯舜之德陰被來世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合
六字爲一家通億祀如一身所謂悠久無疆者豈不
信而有徵哉元之史臣能見及此可謂卓絕者也

海賦

韓子曰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夫人雖竭終身之力
周行數萬里未有能略窺其涯際者也惡乎而不歎
其鉅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一言而已矣欲言其

難爲水者若何則有不勝言者矣而木生者乃援筆而爲之賦其與賦六合者相去幾何哉蓋亦難乎其爲言矣今覽木生之篇首尾纔千九十餘字夫其不可以言而盡也則莫若以不盡盡之是其所以能賦海者也而李尤翰林論曰將由未成而然其意何居欲其以盡盡之邪以盡盡之者未有能盡者也且夫以不盡盡之奚獨於鉅物哉畫師之於畫也一雲一水一樹一石無得於此而窮形盡相以爲工是匠而已矣匠也者勞而少功木生之賦海也大氣舉之與是物相吞吐恢恢乎有餘力焉此不可不察也

謝安

晉之謝安元勳盛德爲社稷之臣觀其經國遠謨實由素定豈是僥倖成功名者愚於考亭朱子之論竊有惑焉朱子云安之待桓溫本自無策幸其末至太甚使如朱全忠安亦無如之何廢海西時安不能拒大節何在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小甦將何以處之王儉自比謝安儉是已敗闕之謝安安特幸未疎脫之王儉耳伏節死義蓋非所能又云苻堅之來亦無措置竊謂此論苛刻不足以服後人之心溫謀廢立安不能拒誠爲可責然於時晉諸大

臣皆知事勢必不可止豈安一小臣而能拒之溫扎征時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守則當廢立之際安蓋超然不與也新亭之會安謂坦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使溫遂肆凶暴二人者授命著節事在不疑及安從容諷諭有馴伏猛獸之能可謂神勇者也安後語所親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使安不能伏節死義如王儉等所爲則何不全之足懼也自曹魏已來權臣篡奪事須有漸如溫此時亦無便爲朱全忠之理其諷加九錫溫已疾篤不可起故遷延以俟之使其不死自當別有以處之史所謂盡忠匡翼者安等事

也其濟與否則天也夫王倫賣國之賊自擬謝安曾謂鴟鴞而可與鸞皇同羣今乃謂安特幸而不爲倫者不平之甚者也符堅之來安之知人善任使具有規畧正使不大勝於以遏敵固圉猶有餘力謂之無措置亦似不然凡朱子與門人議論見於語類者未必皆至當永樂間諸臣便採入性理大全中此後人無識之過讀者不可以不思也

東晉時正如病虛羸者元氣大傷客邪易入少驚擾之即有不測之變故謝安以冲襟雅量鎮定其間疆宼方壓境而更圍棊賭墅游衍盡日既所以靜壹羣

志抑亦於攻守之略任授之方極意措思不有疎失
人見其游心事外而不知精神折衝正在此處嗚呼
殆天生此人以延宣元之祚也而且將帥之材不外
索於他族内舉不避了無掣肘之憂是又天之所以
曲成安也豈苟然哉

秦會之

秦會之嘗問胡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只
是行不得胡問云何答曰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
得處夫以大姦極惡如檜萬世所共怒詈也然其所
以至於此者豈有他哉不過以聖賢言語爲塵飯塗

羹無所施用而別有一種切近精實之具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是而已此孔子所謂小人喻於利者蓋自以其所見至是而不可易也夫謂六經之言雖善而多不可行者豈非當世所謂識時務之俊傑不言而同以爲然者乎且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名公鉅卿德望重一時者多矣有能不以此言爲不可行者恐千百而無一二也則其眞能不爲檜者幾何人哉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弗察哉

陵墓

帝王陵墓被發掘者多矣獨楊連眞伽之壞宋諸陵其時最近而其禍尤爲最酷以趙氏之仁柔民懷其德揆之天道報施似不宜有此又考楊萬里揮塵錄云祖宗朝最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於再三守冢戶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具有無廢闕書於歷子又詔曾經開發者重置衣服棺槨葬之嗚呼其有德於前代者若此厚也而僅獲一唐義士之報此果何理哉

杜甫自比稷禼

杜叟欲比稷禼自謂許身何愚其愚不可及也攷王

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觀義方坐彈李義府見貶坎坷以終可謂不愧此品題也人能滿腹皆誠樸無一毫瞻顧利害私心便覺稷卨去人不遠何必奇材異能哉由此言之人言杜叟狂誕吾不信矣

虎渡河

虎實能渡河余親聞人言有見之者而應劭論宋均事迺曰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淩濤瀨而橫厲以巳情之畏怖謂英獸之如然徒爾駭難轉益闊疏且狗亦毛獸猶能渡水水亦浩淼匪直溝渠細流豈

況虎力百倍於狗者乎

狐涉水

易言狐涉水濡其尾說者曰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愚意狐之所以必翹其尾者非徒惜之蓋狐之渡水如以身爲船而尾爲之䑸力疾而前亦得其助若尾皆入波則身愈重而有沒溺之患此亦狐之智乎虎狗之屬蓋亦皆然然未有驗也請訊之博聞者

叩頭蟲說

傅長虞作叩頭蟲賦其敘曰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

敎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余竊思夫是蟲也其貪生特甚不惜卑辱以求免於人者邪將性之所使形之自動不知其然而人見以爲乞命可憐故傷之者寡邪夫其教之輒叩頭則似果能喻人言語巧爲順隨以全其生者也然以爲必若是然後可以取悅於人則亦非也不見夫螳螂之奮臂以當車轍乎而人君且迴車而避之乎夫所避者在乎奮臂則惡知所殺者不在乎叩頭哉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死生有命由彼蒼穹嗟爾叩頭之蟲胡不憚煩而徒爲是無禮之恭

此木軒雜著卷二終

此木軒雜著卷三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何承謙雲菴　姚鴻賜岑亭　校字

杜詩

杜子美有題諸葛廟詩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宋鄭倪自謂臥龍復生酒後輒詠此詩五六一聯及兵潰對客涕泣先是唐王叔文得幸順宗用事及將敗常咏此詩末一聯因欷歔流涕自子美題此詩以後吟諷感喟不自禁者何限而二人獨傳然皆見笑譏於世

則詩豈可以非其人而漫然咏之哉所謂以糞丸而擬迹隋珠者也其幸而泯泯無聞於人者內反之心其尤可愧也已

陸贄

陸贄在唐時所謂忠正大臣諸葛武侯一輩人也與竇參不相能德宗殺參參議者多以爲贄有力焉韓愈脩順宗實錄微辨其不然而司馬光引贄言語力證舊史之誣豈不以贄之賢如青天白日人皆仰其清明非流俗傳疑之口所得而汙衊者哉然而天下後世之信贄終不能如伊尹周公諸葛武侯一輩人者

又非獨憯志之夫爲然也夫竇參何等人也雖死無足深惜者其君怒而殺之非贄實操刀殺之也然而瓜田李徑之嫌一不免焉則所損於贄者若此未易湔雪也夫以贄猶若此則夫世之欲致人於死者其又可輕易而爲之哉

傅毅舞賦

傅毅作舞賦有曰咸池六英所以陳淸廟協神人也鄭衞之聲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何害毅之此言假弛張之道以逢荒主之欲辭人之作義含諷諭誠無足多怪者然古來巧佞之臣

其言多似是而非豈不猶此類哉孔子欲放鄭聲豈謂夫朝廷清廟之上不奏之而已乎正謂窈窕之中燕閒之際浸淫漸漬而不自知爲害之大爾上好之下必甚焉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其爲風民孰捷於是哉且漢武不冠不敢見汲黯而時據廁見大將軍非所謂無不敬無敢慢者也其賢於恣行媟嫚者能幾何哉故夫巧佞之臣使人易聽而從之者未有不依附義理以爲之說者也不可以不察也

房中歌

余讀唐山夫人房中歌作而歎曰何其義之近古也

有曰高賢愉愉民所懷誦帝者之盛美不曰神曰聖而曰賢此後世之所不聞也秦政併天下自以爲功冠三代德高古皇羣下鐫石稱頌非聖莫以也高祖以朴茂之姿承其敝而有之旣滅項氏羣臣請上尊號高祖曰吾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美非所取也不敢自謂賢此非徒懲秦之敗而然蓋天姿朴茂有足多者後世何以及之余於唐山夫人之作獨有感於斯義者蓋以爲風氣之所由率然而出之不似夫晚近之君臣驕諂其實徒假古義以餙觀聽者也

祿說

夫爵者秩位尊卑之次名也祿者奉養多寡之分實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爵有尊卑則祿有多寡未有德凉而爵不貶功薄而祿反加者也府史胥徒之屬其祿以農夫為差農夫無爵可言而一歲之收以贍朝夕是亦祿也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則祿在其中矣斯道也豈唯學士用之以列於朝署而已乎雖輿皁之賤圉隸之微與夫卜筮巫祝市儈之流以一藝一業自活者其言其行莫不本諸其心術而以之處己以之待物者也其所以為生生之理無他焉於聖人

之所諄諄而言切切而誠者猶有所畏忌而不敢大悖違則其苟而存也不謂之倖猶可也夫苟恣心意以行惡覗其智力之所極以毒於人非天或制之則何不至矣斯其叢尤悔之甚而不自知悛改者也蓋生生之理於是乎絕滅無遺餘矣雖餧而死不亦宜乎嗚呼雨暘之所以不若川瀆之所以不靈百穀蔬果之所以垂成熟而忽有物焉敗之者其不由是也乎民之至朴愚者宜莫如農夫顧今之世所謂恣心意以行惡而不自知悛改者農夫爲甚焉如是而覬鬼神之不怒天帝之憐愛有加而無已烏可得哉烏

可得哉

心說上

五行之性火曰炎上心於行火也故心之發常從上不從下性情之理自然然也凡夫稟氣含識之倫一爲是物則皆有樂其新不安其故之想既得其新則又如是纍十而百纍百而千而萬而億終無厭極也若是者無洪無纖無脩無倪無靈無蠢無聖無凡如蜂蛤之屬以寐爲恆斯其不可推者也其他有可見有不可見有不可知有可知不瑣瑣而論焉自人而言之爲婦女者有不安於爲婦女之心故有臨朝革

代之事爲閹寺者有不安於爲閹寺之心故有門生天子站立皇帝九千餘歲之號爲大臣者有不安於爲大臣之心故有加九錫居攝登壇受禪放殺之舉其他貧者願富已富則願益其富賤者思貴已貴則思加其貴貴富至於天子極矣然猶有神僊天帝之慕而四海之內珠玉玩好羅而致之常若不足一津之征一闢之稅田畝十數歲之逋非有司陳請不輒蠲以予民也然則其處極富極貴也亦將有所求足乎其未足而不可以已者與夫非獨此而已人之於學也於行也於德也於道也亦然是故士而希賢也

賢而希聖也聖而希天也至於天則止矣不可以有上矣雖然吾以帝者之所以爲帝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而度之吾惡知彼爲天者不慊然於爲天曰求足乎其未足而卒不可以已者邪問誰爲之意者其心邪然則炎上者之所驅使所轉旋豈不亦至大而無窮矣哉

心說下

至變而一者心乎無變如心無一如心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以其皆無所屬也觸事而生感物而動斯屬於一矣雖其斯須之間遷轉萬狀然方其喜之時

必非怒之時哀之時必非樂之時也豈非至變而一者乎唯而聽則唯止聽而視則聽止（呂氏春秋語）夫惟無唯無聽無視汨然而自處烱然而自存則所以爲唯爲聽爲視者無不在焉中之謂也及其唯也聽也視也斯須之間蓋亦有兼之以爲能者矣然而唯不能不暫止於聽聽不能不暫止於視不暫止焉則將兩喪之也豈非至變而一者乎至變者神也至一者神之神也是物也聖人與恆人同求夫聖人之所以異於恆人者何哉譬之馬焉其所以馭之者不可能也

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之謂也

孔明

孔明自言始居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此言不肯輕出若伊尹之耕有莘云爾然故非無意當世眞欲苟全性命以自終者也觀其抱膝爲梁甫吟與石廣元等三人論仕宦所至自方管仲樂毅精華神采發舒炫耀可謂極矣若果欲銷聲匿影求免於刑僇而已則豈肯作此舉止出此等語言哉或曰孔明於三人友也餘人蓋不得聞矣故當世知之者尠夫善藏其用者牢關閉鍵雖妻子有弗悟其意也而況於朋儕間乎故夫不求聞達者○孔明之志

然也苟全性命則非孔明之實言也

牡丹說

舒元輿賦牡丹有云百脈融㴱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妙抉造物之理可謂精微之極也知其解者以小喻大則夫楚之大而有屈平宋玉之騷也唐之盛而有李白杜甫之詩也鬱爾而發浡然而與豈其人自有之而自爲之哉夫有物焉憑之而然者存乎其器與其神之所爲是葢莫之爲而爲者也其器非也神弗與也雖鉥心刻肝疲一生之精力而爲之譬若小草植瘠壤不至於萎死則幸矣而求其英藹

艷發若所謂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者是安可得哉然則天之所與之天之所不與之草木不自知而人則自知之人雖自知之猶若草木之不自知者受命於天無與爲讓能爲者之不能不爲猶夫不能爲者之不可以爲一也吾悲夫不可以爲者之不自知不可也而與彼絜大也作牡丹說

謚二則

蜀漢關侯謚壯繆壯繆中謚也今人崇奉侯若天帝然宋岳王初謚忠武旋更謚武穆後仍改忠武忠武之號優於武穆今流俗稱武穆者多然其崇奉與關

侯畧同謚號之爲中爲上非所知也秦檜始謚忠獻後改謚繆醜寶祐初諭輔臣可謚曰繆狠然今人於檜不唯無稱忠獻者亦并無稱繆醜繆狠者以此知大德大姦謚法雖當不能爲之榮辱而况於顛倒謬戾者乎夫子曰譏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蔡邕益州刺史朱公叔謚忠文議引論語孝經春秋傳之言謂忠之爲道有三有奉上之忠謀誨之忠撫下之忠述益州之行兼斯三者固不徒取義於奉上也若近世以忠爲謚者異乎此唯取孔子告曾定公之旨其致身殉國遭罹禍毒者則加節愍之字不離

乎奉上而已所謂爲人謀思利民論獄以情者蓋闕
如也誠兼錄二者不專奉上以之定謚於義固爲優
矣

諱

梁蕭琛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曰名不偏諱陛下
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按二名不
偏諱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琛所執者是也
然而有辨焉自公羊家有譏二名之說新莽用之禁
二名迄東漢世無犯者晉世始有二名其以之字配
若羲獻之屬者沿至宋齊間不可枚舉似是語助之

例則猶之乎一名也武帝皇考名順之豈得不諱順乎順非偏諱也如順爲偏諱將之亦爲偏諱乎蕭特舊恩故作此語實非禮意也亦擲粟中面之類耳

恃險

凡賊衆倚險爲固者其守險之處警備必疎愈險則愈疎也誠能偵知地勢形便卒厲我衆出其不意乘而攻之賊必震懼惶惑自相蹂踐可一舉而盡也故夫賊之所倚以爲固者正我之所以破賊者也夫倚險爲固則其怯可知若輕入致敗則我衆轉怯再舉爲難故夫畏葸不前與寡謀慮而輕入致敗者同一

實也

兩難

觀輟耕錄所記龔翠巖與僧權道衡讓漢印一事豈可不謂之兩難哉二人者皆不貪爲寶必不肯負其本志沈諸淵而後已是知人果能徇義不汲於利欲未有格於勢不可如何而以爲非我之欲之不獲已而然者也虞芮質成讓爲閒田伯夷叔齊不肯君孤竹逃之首陽非以中子故雖無中子二人亦終必然矣讓印事誠細微苟充其志則何古人之不可到乎吾悲夫世之人執志不堅而以不可如何自解者累

累然皆是也觀陶氏所記亦可以決其不然矣

孫皓

孫皓凶虐什桀伯受未足以云也古稱救民取殘唯晉之伐吳爲庶幾焉窮蹙乞命竟得不死考終雒陽史臣以爲曠蕩之恩過厚之澤又有謂僭逆不懲凶酷莫戒極之權道亦無所取者蓋深致憾於素旗之不縣百世而下人有此情未有申端木之論寬下流之罪者也然吾以爲伐吳之詔方下待以不死不容不作此言彼既窮蹙來降何得不申面傷之戒翻以鈇鉞從事乎皓之得免刑誅於皓身爲至幸在於晉

氏非爲失也自古已來不快人意之事多有類此者
豈天道夢夢將別有其理乎

投厠婦

國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婦人以刃脅之此婦既
懼死又不肯從順旁有糞坑極深即投之裁露其面
此卒廼舍之去志與身竟得兩全焉在尋常時過之
恐不速近之若將浼者糞坑也此婦豈異於人哉今
而若是焉何哉所惡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獲免
求免之路舍是焉則無之矣謂此婦非智可不可也
吾以是觀阮籍諸人處魏晉之際豈不亦由是道乎

嗚呼不身歷世變而好執繩墨督人論議不平恕者其尙以吾說思之

神物

干莫二劍久沉暫出終以化去不肯爲人服用蓋非常神物必得非常之人然可御之如呂虔之刀猶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彼雷張所得定是何等人可服之邪蓋不可得而知也墜水之後此劍遂不復出蓋此世中更無復有其人矣然與否邪

楊后

晉武帝以太子妃賈妬忌將廢之楊后言於帝以賈

充有勳社稷妃親是其女不足以一眚掩大德此可謂小仁而大愚者也充之有勳社稷是何等勳邪而篤生此凶悖之女作配不分菽麥之儲皇將何爲哉晉室之禍實由妃始天之所以處之者豫矣后雖欲不愚亦不可得嗚呼可悲也已

李鄴侯

李鄴侯幼時賦天覆地載之詩曲江張公誡之曰早得美名宜自韜晦但當賞風景咏古賢勿自揚已也李泣謝之鄴侯之天質古今所少也其爲此詩所謂嶄然露頭角者而張公獨重誡之其愛之深其所以

成之者大矣卒與張公先後爲名宰相好談神仙合於大雅明哲之義其亦稟張公之教而然與抑吾觀於人懷抱學識果出倫軼羣者雖但賞風景咏古賢必不徒然誠深自閟匿猶不能使其光氣之不外發也夫唯冲寂自處不獲已而應之斯則大受之器不爲小功小利而動其心者已若乃都無所有而妄作大言鳴聲不已欲以揚已不知乃所以暴其陋也斯又張公之所棄而不教者也

畫

張彥遠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

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夫妙物之謂神不可致思之謂神神其至矣而曰失於自然者何神由精妙而入亦猶人思力之所爲非化工妙物之神也夫自然者神不足以名之而況於精妙乎精不入妙則其病爲謹細謹細者劣得應規矩無差跌而已自夫自然神妙者觀之無之非病病不在一筆兩筆間若所謂恭而不安者是也從容中道動容周旋中禮謂之不精不謹細可乎謂之能精能謹細其又可乎自妙已上必謂從謹細乃得至者此不然之說直是無門可入不可如何故託足於此耳然往往以此

名世矣

魏晉

司馬文王秉政大舉伐蜀吳張悌策之曰魏之失民爲日已久司馬氏世握其柄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由此論之司馬氏所以竟遷魏鼎莫之誰何者雖由孱主繼立自失太阿亦以魏氏專杖威詐取天下民不懷其德故也小仁小惠不足以繫人心必得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者深恩厚澤有以培固國本則雖不幸而有姦臣竊柄之事天命必不去之其事猶當不成也魏之立基不如漢氏之固

遠甚此司馬氏所以取之若寄者也如樹木然根柢浮淺則易動搖不及其可爲之時培植之又從而戕之削之雖無若懿昭者睨其後其爲可危不亦甚乎張悌之言所謂若燭照數計者也

治怒

易喜易怒者小人之器也而易怒尤害事仁知禮義皆無自以立德既喪則才亦必不及人矣宋人有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魏公之度量如此伊川謂之閒氣者

蓋天質宏大足以任重致遠非必由學而能也歐公所謂累百歐陽修不敢望者正以此爾夫人觸情動志不能含容誠由德器薄劣若天所棄然實則自棄而已不可歸其咎於天也中庸曰知恥近勇誠能以不如韓魏公爲大恥則褊者可宏躁者可平忮者可恕矣

設喩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言之則皆實也若所謂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羽者其類豈不亦多矣哉安可謂之無也以事言之則誕矣且夫罕譬

之辭主於意之苦切而不顧其事之必無亦安所不至哉枚叔曰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夫一縷之不可以係千鈞也決矣烏有未絕而將絕者乎以一縷能係千鈞而未至於絕雖不哀其將絕可也列子有至等之說彼其至等者邪則且終古不絕矣何將之有哉然而固必無是物也所以空設此言者其意則甚忠矣竊怪夫愎諫者不唯其意之取而唯其辭之疵則安所而不得疵也哉天下之好自損而不務求益者無過斯術也嗚呼此智士之所以籥口韜筆而付之一喟也與

范史列女傳

范曄作列女傳凡十七人而蔡琰文姬在焉論者非之謂琰失節於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錄之非所以厲婦節余謂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離困辱備歷人世難阸之境其事誠偉其情誠可悲也范固云搢紳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喪亂出死入生萬端千狀如琰秉史筆者固不得而沒之也且但備紀其本末則所以勸誡之意亦寓其中矣豈必刊削無遺餘甚者痛訾極詈然後爲良史哉後之婦人有志節者決不以文姬得列於

傳而相慕效然則嘩之爲此其於名教蓋可以無罪也

魏文侯

呂覽言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堂而與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文侯可謂好禮士矣焦子曰甚哉諸子之不知道也人君爲政無眾寡小大而敢慢在我者固當如是豈以其受實於我而遂從而易侮之哉中庸曰尊賢曰敬大臣未聞大臣而不當以

禮責其君者也文侯者心輕仰祿之士以爲可驕而不知賢如干木之徒其所以不肯仕而受祿者由不能行其所志以大庇斯人也則其尊之也亦徒焉而已惡在其爲能盡尊賢之道哉雖然責上而不責下亦非所以服其心也夫人臣志在利祿身都卿相之位而道不足以塞天下之望是無可敬之實也指使之訶叱之將無不加也無不受也奚止於踞堂而與之言乎諸子之言雖不知道然其意有可取者吾是以錄而論之

金巫者

余考金史諸子傳至昭祖以久無子禱於巫巫能道神語其言所生男女次第及福德昌盛殘忍凶悖之事一一皆驗可不謂神異矣哉形之不存影於何睹夫孕育在數年之後而方禱時所謂魂至者果何物哉以輪迴之道捨身受身之說推之尤窈冥不可得而知也霸王之裔或祥或妖魄兆先見異於尋常其理容有然者然未有以巫覡賤質假神語而傳之如契龜揲策若此其有徵者也世之儒者外託務義之名中無窮理之實其事涉靈怪出入竺乾之書者則拒之不信諱之不言是豈宇宙間果別有理外之物

邪若之何其無以處之而徒默默爲也

記賣魚事

上海學生相淩雲字歐冶爲人方正醇實范之王四兄與之同學亦極推服之今述其一事焉有漁人手提魚二籃價正等也歐冶指其一問之曰錢幾何曰百二十所索蓋實價也郎入室數錢如其數與之各無一言歐冶之族兄某同居而異戶漁人入族兄者指所提魚曰錢幾何曰百四十也入室數錢以一百與之不肯則增益之又不肯又稍增益之如是至六七竟及百二十之數漁人始肯去臨去口喃喃色若

不甚滿者族兄者爭論良久猶心喜不及百四十之數也而不知與夫默無一言者無以異也世道澆訛巧僞千狀如歐冶之爲人使人不甚欺詐者希矣然則用計用數爲紛爲蹏甚至鬭競殺傷者亦何可以已也哉

哀策文

文選所錄哀策文凡三篇宋宣貴妃哀策文謝莊作宋元皇后哀策文顔延之作齊敬皇后哀策文謝眺作語其姸妙凄斷顔若不逮二謝然文章之道體制爲先今觀顔之作有齊肅莊正之意此處似爲優也

記曰居小君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曰惻隱不能至顏文所以特高者以其不失臣子之體故也若希逸之文不幾與所謂自哭其亡妾者相類乎哉元暉雖代其少帝之辭以音氣言則亦前謝之流也達此旨者宜有以辨焉

行賤

行孰爲最賤應之曰爲人寄書竊啓其緘而窺之足以爲賤乎未也稠人廣坐中附耳低語左右顧眎足以爲賤乎抑末也若此類固細人之陋態耳必盡無之殆於充無穿窬之心可責之碌碌者流乎有類此

者而稍甚焉吾以爲最賤之行足當之矣細步徐行循墻倚牖以聽人之言語或於暗中忽遇一人則疾行數步以彌其跡吾見至陋極劣之婦女往往而爲之矣此可謂最賤之一事也彼其由習而然邪將天使之然邪夫其爲之之心一何勞而畏惡於人者一何甚也天之重困此物者果何爲也哉

賤丈夫

有賤丈夫焉以善駡名一鄉凡人世篤醜窮極貪惷兇忍之事肆然出之以加於人人其寬柔荏弱百聞不一酬者尤忮害之靡所不至焉是其出之口者於

人無一似也而於其躬之所行心意之所營晝眞無一不似也夫既若是矣是其不自閉匿舉其肝肺隱微之私無不灼灼然明示於衆至於氣竭聲嘶而不肯自休也此正可謂誠實不欺物者愚則有之而賤於何有曰賤者吾從衆云爾夫知人自古稱難以人之善藏其心也苟盡若此一士者豈不曰天下之至易至易乎雖然自家而鄉邑而國求其塹獲寧息也則無曰矣

狗盜雞鳴

人各有能有不能多能而實無一能者斯天下之棄

人也一技一術有天得之者有性嗜之而精心學之者苟精心學之至於入神則雖其技其術萬無所施用於世必有時而顯者不但已也聲聞之赫祿賜之厚一朝而收之彼號爲讀書談治道之士不得與比焉孟嘗之食客數千人有善爲狗盜雞鳴者厠其中度彼二客者他無所能也以孟嘗之貴勢誠無所須於狗盜而雞鳴者亦曾不若琴筑歌謳之可以娛耳也是萬無所施用者耳苟得食於門下而已耳事有巧值時有適會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二客者竟以其所能濟險而成功以垂其名此豈嘗逆計而豫爲之

備也哉則技術之神有物焉以使之也嚮令治經術無狗盜之智習唫啄無雞鳴之工姝姝然襒衣裾於貴人之門有不麾而去之者幾希矣自顧無具何所怨尤哉且夫狗盜雞鳴猶庶幾於一試者耳若諸子之言屠龍則又甚矣故卒無人焉學之然吾惡知世誠有擅其絕者天不大寵愛之而特降是物於池籞俾君人者欲脯之而宣是人以奏之刀乎則五等之封千金之賞亦可獲已故曰不患莫已知患不能也豈誣也哉

王庭筠

金史稱王庭筠遇人士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稱則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夫身自有才而好樂他人之才奬借揄揚不遺餘力此猶人之所能也乃若百負不恨則非人之所能也雖亦知此之爲美而中情耿耿不能自克莫如之何有深焉者或更待之有加以爲是足以愧斯人矣是亦私也其去肆爲怨尤者幾何哉若庭筠者眞可謂難能也已雖難不可不勉錄之以告夫有君子之心而未能充其善者

周祖

周祖郭威兵犯京師劉銖以隱帝命悉誅周祖家屬周祖入京師責銖無故人情銖曰爲漢誅叛臣豈知其他是時周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奏太后貸其家屬於是殺銖而赦其妻子周祖非眞能服義者也然可謂能人之所必不能矣因勢乘亂成一時之帝業制馭驍桀莫有異圖亦有以也嗟乎盜亦有道况於擅大號者乎乃若細故必記小嫌必讎直不能爲盜者爾豈曰賢於盜乎

杜曉

嵇紹以父死非命不仕晉山濤以四時消息之理喩

之乃仕此此於恩義蓋亦無所傷也唐末有杜曉者父
讓能爲昭宗所殺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辟除
皆不應或引山濤責嵇紹事以風之曉遂仕梁至宰
相後竟爲亂兵所殺夫使曉不聽或人之言以終其
身無論其身之及禍以否而其志行固美矣終若是
焉哀哉紹能以忠節顯然其始出仕有愧於王偉元
多矣由此言之紹猶可以弗仕而況如杜曉者乎如
或人者蓋可謂不善成人之美者也

說經

天祿識餘者高君士奇之所輯也其第一條云詩東

兮東兮予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申公以爲東伶
官名也毛詩譌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
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摯伯名王季妃大任父也若
曰震揚威武則三年有賞於大國爲何人乎書孔王
郭氏亦謂共工之氏名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
兜三苗不類以此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高君可謂
好奇愛博者矣愚以爲遠古之事不見經傳而雜出
於百氏之書若此類者不可勝記其是與非皆不足
深論惡知夫申公郭氏之說不出於穿鑿而果得其
眞邪正使果得其眞据爲定論一訂宋儒之譌要之

於經學無大益況又未必然也朱子於舊來之說有不安者自以其意更定爲傳其小小文義亦未必便謂必得之也正使失之於經學要亦無大害後儒當深亮其意無以爭辨攻伐爲也高君之言得毋少過矣乎且所謂子貢詩傳者明代豐存禮僞譔高豈未之考邪而率爾言之又何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吾徒其戒之愼之愼之戒之

氏號

炎帝神農氏以聖德王天下數世之後子孫咸襲其號曰炎帝曰神農其他稱某氏某氏者未必皆始受

命之君蓋若後世言夏后氏漢劉氏晉司馬氏也大者旣然小亦有之有以居貨起其家者子孫累百餘年必襲其祖之號以謂不若是則四方之人不能鬪風而輻湊也至如醫師之流以其技顯聞於世者號二字也其子姓則易其一而仍其一纍纍然不絕是又可爲一笑也

擊壤者

論衡載堯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堯之去今遠矣其有亡其是否豈足復

論然吾於此此有說擊壤者之言曰堯何力於我若非觀者有以發之不容自作此語譬之盆盎不扣而自鳴後世多有之堯民無是也他書皆不載觀者之言竊以爲失之讀者顧未之思耳

西伯

太史公言西伯既得釋歸乃陰修德行善後之儒者見陰之一言如飯中著鼠矢不吐棄不快也如子由古史止云修德則羣然而韙之此可謂愛聖人之深矣而不知史公之言固得其實而不足爲聖人病也當時紂播淫虐於上脯醢三公若烹雞鶩尤惡人爲

聖西伯雖幸釋歸紂之心度未能一日而忘之也將遂雄長於西捍拒朝命不可復羈執乎非服事之節也若是雖欲不藏其用晦其明不可得已陰權陰謀陰之見嘗於人久矣若夫陰脩德行善云者猶曰內也隱也聖人之誠心也何爲而病之乎

盧承慶

子孫爲祖父求人作墓誌者以多諛辭爲美不則怫然而怒矣若死者有知是使其含愧地下無時已也其爲人作誌不肯苟諛人者非唯取信來茲亦所謂愛人以德也唐盧承慶臨卒誡其子以碑誌但著官

號年月無用虛文若承慶者其智加於人一等矣

鄒志完論劇孟

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況大於一壺者乎使管夷吾生唐虞成周時不廢棄則幸矣何功名之可望至東遷臣奸主裔猾夏仲遂以齊桓一匡天下適會其時也劇孟之視夷吾則又輿隸也然七國反時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孟誠不足言而其時其勢固有然者若在他時雖百孟度未有豪毛輕重於人國也鄒志完著論極推孟之所以取重於當日者可謂當矣至欲以原本聖道成章成器責之輕俠之徒一

何迂也孔子小管仲之器仲之於伊呂猶日近之志完之言所謂以明珠而彈飛肉者也

豫讓

豫讓之事世之議之者多矣然此一節之士君子不欲求備也以為能如是其賢於為人臣懷二心受顯爵厚祿不思報反仇視之而唯利之趨者固亦遠矣如貫高之徒更不明天地之大義非豫子比然其烈行如是尤足以震耀千古皆之甚易為之甚難秉史筆者安得不哀其志而表暴之史家綜錄人物君醫師之備藥苟可以治癥結起痿痺者皆有用之材也

畏其毒而議去之則幾於無藥矣

出妻

管子曰士三出妻逐於竟外注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之夫妻之當出以否豈容以數限哉士果二三郎一出已過何待於三如其再出之後所遇淫壯較甚於前國有嚴禁不可如何是使前妻銜忿而後婦肆凶也然許其再出不廢先聖之令典斯其所以霸乎迄於後世制義之權替牝晨之焰張叱狗蒸梨視爲細故而莫之問國家四維於是壞矣

溫公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常自謹敕憂閔元元不私其躬然而坦蕩蕩者必君子也小人常自縱恣貪饕聲利不後於人然而長戚戚者必小人也是二者豈天之使然哉自取之而已矣司馬溫公有言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彼雖僂然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於石下踰百千歲惡足稱壽哉斯語蓋本諸孔子之意天之德普愛而已何心乎喜怒其

人而賞之刑之亦夫人之自取而已矣人知天賞之可欣天刑之可戚甘受天刑而妄意天之倖賞此可悲也閒靜佚樂蓋溫公之自道亦欲以公諸人人其名園曰獨樂者所以爲挹損云爾後之君子可以知其意也

王宏

晉王宏爲吳郡書見天上一赤物下如信幡集人家屋上火卽大發按今人謂此物爲火殃常常見之或一兩月後所燒不必多意者信幡之狀大小脩短不等也宏知天災亦非火主今官府遇民間延燒者跡

火主咎責之苟如此類亦可從斯例乎夫災甚者靖
默恐懼修省闕失斯長民者之先務也

盧杞

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
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
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遂有意枋用杞之叅古
今所僅見也其言同州亦陛下百姓此豈可不謂宰
相之言哉杞務以此言中帝意而帝之枋用杞實自
於此然豈可遽爲德宗咎哉知人則哲堯猶難之德
宗誠不察其非情而以守虢憂他州謂其有宰相材

者是則古帝王一視同仁之道德宗猶知之也可謂非賢乎必謂爲此言者姦人所以售其術也而曲防之則世固有其言如杞而發於中心之誠然者皆將毒之而不一茹也所失豈細乎其後杞險賊寖露天下䀹䀹而終不悟如中寒者病日益深膚革氣血與雪霜習而反以爲快是乃德宗之所以爲昏耳其初固不得而訾之也豈唯不得訾之吾以爲主聖臣賢殆不能有以加乎此也

蘇子瞻三則

子瞻自得罪後一意欲窒塞聰明刋落才藻深病夫

木之有癭石之有暈犀之有通以謂不如頑然無取於世者之可以全其天也然無奈其聰明才藻橫發肆出窒之而愈流刊之而轉茁其所由然者喜好之心終不能割除故也則所謂今我者亦依然故我而已矣果何別哉諺云偷雞貍性不移此言雖鄙學道者將有取乎爾

子瞻與魯直書云凡人文字務使和平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蘇之論文至矣其愛人而欲成其美惟恐傷之前輩之於後進用心

曲至不當如是邪推是心而行之於德業材器之際
卽孔子之教不倦爲仁亦可勉而爲也
子瞻只是聰明太過不但人不奈子瞻何子瞻亦自
不奈何開眼無非妙理落筆無非妙文率然頹然見
爲拙矣然乃更巧也謂無意而爲之然亦豈得無意
也甚至爲偶對之文則欲人不覺其偶對有韻之文
讀之亦如未嘗叶韻者凡此皆聰明太過之爲也噫
西子之矉美矣而矉豈所以美哉吾惡夫似之而非
者故有云爾

子瞻書呂道人研

呂道人沉泥研研黃氏物也黃氏不知貴子瞻取而有之彼之所不欲而我之所甚欲者於彼爲沙礫而於我則珠玉也取而有之何不可之有或曰非苟得與曰夫我亦暫有之焉爾又有甚欲之如我者我雖未能與之彼唯不勝其欲之甚也亦如我始者之取而有之我心無憾焉吾獨異夫世人之所甚欲者非是類也我欲之彼尤欲之以力相攫以詐相紿期於必得而後已然而有卒不得者悲夫

近科大小題時文題辭

吾家一切什物不能備其最多而無用者獨近人所

為制舉文字耳以與人人無欲者則類而存之盈几可二百餘卷卷三四百紙蓋積漸致然然其勢猶未巳也噫此誠何所用哉北齊時有義陽朱詹者累日不爨常吞紙以實腹不幸遭值荒歲此几上纍纍者幾可備數月之糧乎

楊元翁

元楊元翁作忠史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亦所不遺悬謂自左氏所記如石之紛如之屬君子皆以其死於昏亂而不數之然史臣猶具錄之者亦以其犬馬之忠有不忍沒焉爾孰與夫從君於昏又避

其難以從刋者乎元翁之爲是書吾有取焉度其書今不存然倣而爲之是亦後人之事其有能各述所聞見而不參誣罔之說以視纂輯者功尤倍云

太宗思見馬周

馬周亡太宗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以漢武帝思李夫人明皇憶念貴妃事觀之若太宗抑所謂賢賢易色者與雖然太宗之爲此猶無益於治也正使眞致周之神魄覩周之形容不言不語與土偶何異則不如始終信任魏徵而不欲殺之之爲善也

此木軒雜著卷三終